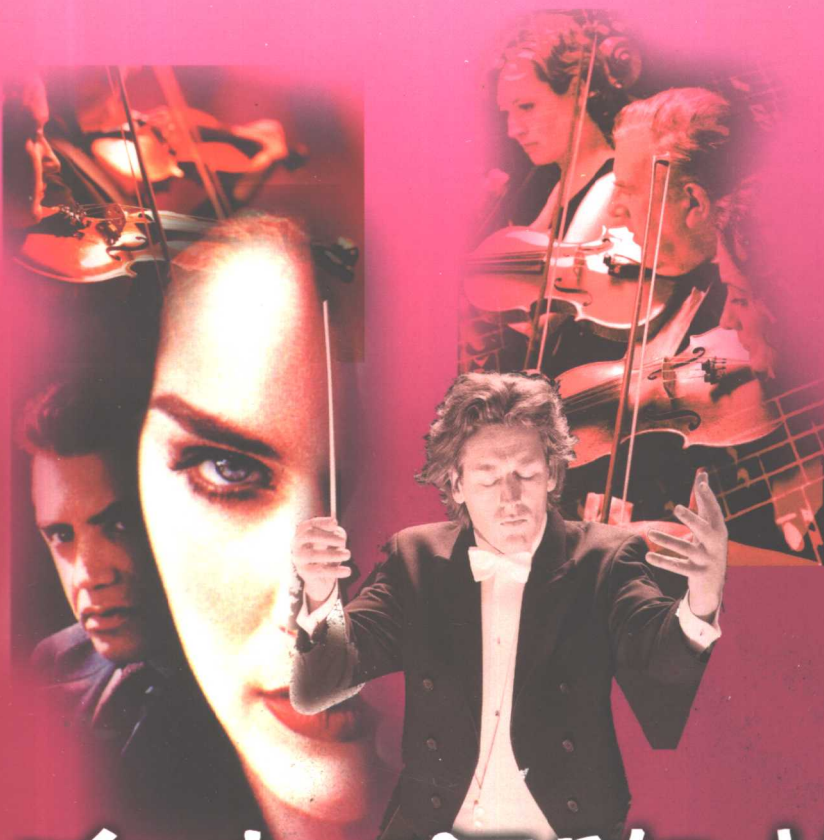




克里斯蒂·格勒尼埃（法） 著

小 土 译

红蝙蝠·少年侦探系列



杀人交响曲

海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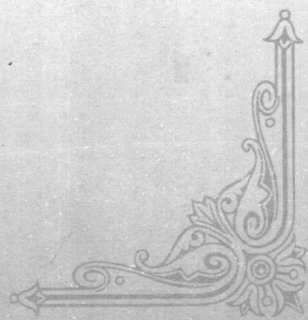
克里斯蒂·格勒尼埃（法） 著

小 土 译

杀人交响曲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人交响曲/(法)克尼埃著;小土译.-深圳:
海天出版社,2002.2
(红蝙蝠少年侦探系列)
ISBN 7-80654-612-X

I.杀… II.①克…②小… III.儿童文学-侦探
小说-法国-现代 IV.I565.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4486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周海彦 周鸣琦 封面设计:李 萌

责任技编:陈 炯 责任校对:陈 军

深圳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2年2月第1版 2002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5.875

字数:94千 印数:1-10000册

定价:12.00元

图字:19-2000-222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原书名: ARRÊTEZ LA MUSIQUE

作者: Christian Grenier

原出版社: Rageot - Editeur(法)

(法国拉戈出版社)

代理公司: 北京版权代理公司



目 录

第一章	教堂谋杀案	(1)
第二章	凶手懂音乐	(12)
第三章	爱惹事的马克斯	(18)
第四章	阴差阳错	(27)
第五章	没有指挥的乐团	(34)
第六章	被中断的音乐会	(41)
第七章	系列谋杀	(43)
第八章	致命的小节	(52)
第九章	危险的音乐会	(61)
第十章	杀人交响曲	(69)
第十一章	致命的三角铁	(76)
第十二章	倒霉的马克斯	(86)



杀
人
交
响
曲
I

第十三章	不在现场·····	(92)
第十四章	巴松管间谍·····	(101)
第十五章	作曲家夫妇·····	(107)
第十六章	名气直升·····	(118)
第十七章	调查正紧·····	(124)
第十八章	乐队指挥·····	(132)
第十九章	一只玫瑰色的女鞋·····	(141)
第二十章	最后的排练·····	(152)
第二十一章	当场破案·····	(163)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音符·····	(179)





第一章 教堂谋杀案

电话铃响了，可罗热茜赖在床上没动。都夜里十一点多了。好啦，马克斯总算有信儿了！没用，甭指望她会立马拿起话筒。

马克斯老是很晚给她打电话，够坏的。都好几个月了，他一直在追她。这嘛，得看她当天的心情，有时让她高兴，有时又让她讨厌。当自动应答机响起来时，她觉得是时候了，该起来了。马克斯需要安慰，而她呢，实际上她也一直在等这个电话。

今天下午，一个同事提醒过她：

“罗热茜，你得去安慰安慰马克西姆；他刚刚做了一件大蠢事，他伤了一个人……”



随后，她就开始找他，没人。他在赌气，或者说，他真的不在。

“这里正是罗尔—吉塞尔……”应答机开始讲话。

“马克斯？我在。”她的声音很温柔，同时关上了应答机。

局长干巴巴的声音兜头给她浇了一盆凉水。

“罗热茜？我是德吕狄。真高兴能找到你。有人报警，说在圣—德尼大教堂发生了可疑的命案。那儿离你家两步远，去看一看，行吗？”

她既吃惊又失望，老大不乐意地说道：

“听着，局长，今天晚上是马克斯值班，还有……”

“马克西姆，你开玩笑！他每天闯一次祸，够了，你不觉得吗？”

她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那是对事情的另一种说法。

“闯祸？到底怎么了？”

“你马上就会知道的。好了，你去吗，罗尔—吉塞尔？我通知了互吉，他会跟你联系的。”

德吕狄挂上了电话。他用罗热茜的真名给她打电话，这就是说最好还是听从调遣。直到出门，她心里还是老大不痛快。可疑的命案，在圣—德尼大教堂？





而且还这么晚?要是德吕狄喜欢开玩笑的话,她会把这看作是捉弄人。但对他来说,这绝不可能:在他看来,工作时微笑就已经是严重的失职了。

罗热茜上了她的雷诺“丽人行”小车,它歪歪扭扭地停在人行道上。道路畅通,在靠近热拉尔—菲力浦歌剧院的地方,她遇到红灯停了下来。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朝着离得很近的海报看去,并马上明白了。

圣—德尼音乐节

六月二十六日

地点:圣—德尼大教堂

新欧洲交响乐团大型音乐会

贡斯当·西尔维斯特指挥

曲目:

理查·斯特劳斯

《死亡与变形》

米兰·克约塞克

《加冕交响曲》



杀人交响曲

音乐会刚结束。一名听众大概感到不适,死在了大厅里。被紧急召来的医生觉得还是通知警察当局为

好。老一套，没什么新鲜的。

为尽快赶到大教堂，她差点儿开上已被改成步行街的共和国街。想了一会儿，她还是放弃了。她可不愿意再重复马克斯下午犯过的错误……

可她立刻就遇上了滚滚车流。音乐会完了以后，听众全都回到了停车场；这当口，他们的车正从所有毗连的街口开出来。到了教堂附近，罗热茜赶紧把车停在了人行道上，紧挨着教堂前面的广场。

她精神抖擞地走进了宽敞的教堂大厅，希望里面比外面凉快些。可实际上因为刚才里面有许多人呆过，而且还有聚光灯的热量，所以空气显得既潮又闷；那里面弥漫着香烛的淡淡气味，老石头和死亡的气味。罗热茜在想为什么人们总是把宗教建筑用来作音乐会堂呢。



她的脚碰到了一根电线，被缠住了。在一侧石柱的背影里，好几个技术员正在忙着拆卸巨大的音响装置：悬挂着的话筒、录音机……她看见许多金属箱子，上面写着“法国广播公司”的字样。

她朝祭坛走去，那里有三十来个穿着演出服的人，站在一个大台子上，围成了一圈人墙。他们也许是乐团的乐手，所有人都穿着黑白晚礼服，看起来就像是钢琴上的黑白键。

她用肘子向里挤去。



“对不起，晚上好……”

人们给她闪开一条路；她终于看见了围观的原因：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身穿燕尾服，脸朝天花板躺着，肿胀的脸，嘴张着，神情极为恐怖。他的右手痉挛地抓着指挥棒。罗热茜认出了蹲在死者身边的法医，低声同他打过招呼。

“晚上好，互吉……是德吕狄派我来的。”

法医站了起来，向她挤出了一个微笑。

“啊！罗热茜！很好！我马上就会需要您的。”

“那么，这具可疑的尸体……”

“可疑？一点也不。我敢肯定，这是一起谋杀。”

乐手们中间顿时响起了混合着怀疑、厌恶和惊慌的嗡嗡声。罗热茜对互吉平静的自信感到吃惊。通常，法医可没这么干脆。

“别着急，医生，是什么使你认为……？”

“这个。”

他指了指摊开在指挥乐谱架上的总谱。

“别靠近！”他对她喊道，“要么闭上鼻子，千万不要吸气。”

她不明白为什么，但还是照着做了。恰在此时，她看见了粘在总谱上的一层透明塑料薄膜散开着，上面还有细细的白色粉末儿。互吉又说道：



“行了，退后。我可不希望您有任何危险。”

“能给我说说吗？”

一个小提琴手，宽阔的前额，卷曲的长发，大约四十来岁，指着他的同伴们说：

“是啊。给我们说说吧，医生。贡斯当·西尔维斯特是怎么被杀害的？”

乐手们低声附和着；罗热茜仿佛觉得自己正在一只笼子里，驯兽师死在里面，一大群围着他的猛兽只想着吃掉他。

互吉犹豫着，向警官投去征询的目光。

“首先，”罗热茜将身子转过来，对着乐手们说，“我希望你们对我说说你们对这件事的看法。给我讲讲整个音乐会的过程，直至这个……这个时刻。”

小提琴手似乎在征求其他人的同意。罗热茜感到很恼火，她拿出手机，给局长打了个电话，要求增援。随后，她点了一下头，示意小提琴手讲话。小提琴手一字一顿地说道：

“音乐会进行得很正常。听众反应热烈，我们的指挥也状态极佳。在理查·斯特劳斯的曲子和半小时的幕间休息之后，我们又回来演奏克约塞克的《加冕交响曲》。一切都非常棒，直至最后乐章用渐强奏出长长的经过曲。这时，指挥木然不动，像被什么不适





攫住似的，他似乎窒息了，然后倒在地上，像一大堆东西轰然坍塌一样。我们停止了演奏。我站起身来，要求安静并问听众中有没有医生。有个人急忙上前，检查了贡斯当·西尔维斯特……”

“这位医生随即报告了局长，”互吉说道，“然后德吕狄就让我来了。当你到时，我在这儿已待了十五分钟。”

“那么您，您又是谁呢？”罗热茜问那位小提琴手。

“雅克·德依特，第一小提琴手。”

“那么随后呢？德依特先生，随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还能发生什么事呢，小姐？”他干巴巴地回答道，“医生不让我们靠近，也不让我们挪动贡斯当·西尔维斯特的尸体！于是我就对听众宣布音乐会结束。我们既无心也无力再将音乐会继续下去，还有四十小节就该演完全曲了。听众离开了会场。你应该在来时碰见他们的。”

“真遗憾！也许应该……”

互吉耸了耸肩膀：

“应该做什么，罗热茜？堵住大教堂，不让听众出去？一个一个问那上千的听众？杀人犯也许根本就不在他们中间！”



“正是，医生，”雅克·德依特又说道，“您能否给我们说说，那个，那个杀人犯是怎么干的吗？”

互吉的微笑很怪；他点点头，赞赏地努了努嘴，然后指着总谱说道：“手法相当狠毒。您看见那个小小的塑料袋了吗？在我看来，它里面藏有粉末状的剧毒品——砒霜、氰化物……化验会证实我的判断的。有人在音乐会之前，把这个小袋粘在了总谱的两页纸之间。当指挥手翻总谱时，塑料袋就被撕开了，接着毒药就喷到了他的鼻子里。死亡应该是发生在一瞬间。尸体解剖会证实这一切的。”

聚集在互吉周围的乐手们一个个睁大了双眼，惊愕、怀疑、恐惧……大约二十到二十五个女人和五十来个男人；有几个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有一些则过了退休年纪。罗热茜仔细观察着他们脸上的细微表情，有极力掩饰的满意或有些勉强的悲痛。

可笑……要是互吉说得对的话，杀人犯早就跑远了！

“怪不得指挥那么恼火呢！”一名长笛手对他的同伴说道，“你们还记得吗？在演到第一百一十四小节上时……”

“是啊，”一位年轻的女大提琴手一边挥着手，一边说道，“他那时无法翻过一页总谱，示意我们在他使劲分开那页纸的时候，继续演奏下去……”





“两秒钟以后，他就倒在了地上！”

乐手们不说话了，转身看着倒在他们脚下的尸体。他们似乎难以相信他们的指挥已经死去。

“等一下！”罗热茜说，“我不怀疑你们的假设，可杀人犯怎么就能肯定他会得手呢？毒药或许会在空中散开，只不过会引起指挥的一时不适……”

“说得对，罗热茜。要置他于死地，他的鼻子就得靠近总谱，而且还得使劲吸一下。算他倒霉……”

“倒霉？不。”

声音来自第一小提琴手。

“那么，”罗热茜有点不耐烦，“您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指挥已经八十五岁了。他经常觉得喘不过气来，尤其在这个季节。还有，小姐，指挥这样一场音乐会，要消耗很大的体力。在音乐会快完的时候，指挥肯定呼吸得更快。至于鼻子碰到总谱……夏尔？你能把你口里的口香糖递给我吗？”



竖琴手红着脸吐出了点什么东西，第一小提琴手随即把它粘在了两页纸之间。

“好了。您现在翻翻总谱，小姐。”

本能地，罗热茜朝着总谱弯下了腰，为的是能翻开它。

“您看见了？您的鼻子离总谱只有十厘米。”

确信无疑，她叹了一口气，并说出一句颇有挑衅意味的话：

“您对死者的情况很了解啊，德依特先生，而且还跟杀人犯一样料事如神……”

一阵愤怒的嗡嗡声在乐团成员中升了起来，一位年轻的女人——小号手，从远处喊道：

“可是，警官，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指挥是哮喘病人啊！无论是听众，还是‘新欧交’的乐手们！”

“新欧交？”

“新欧洲交响乐团，”雅克·德依特解释道，撇着嘴，露出讥讽的样子，“您从来都没听说过，小姐？您不知道新欧交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乐团之一，欧洲最受赞誉的乐团吗？贡斯当·西尔维斯特是一位公众人物。任何一位《音乐》或《音乐世界》的读者，在读了对他的采访录之后，都知道我们的指挥是单身，哮喘病患者，住在巴黎的西贷岛！”



第一小提琴手说完了。罗热茜决定把他作为同盟军。她把乐手们当作证人：

“是啊，可是今儿晚上，贡斯当·西尔维斯特也许会不用总谱，不是吗？或者，当看到两页总谱粘到一起时，就决定凭记忆完成曲目呢？”

“要是斯特劳斯的《死亡与变形》，他兴许会这样做，”雅克·德依特同意地附和道，“因为大师对



这首交响曲是烂熟于心。然而《加冕交响曲》却是一部当代作品，他刚刚把它列在我们的保留节目单上。最后乐章的结尾强度高，很复杂，要求整个乐团全部投入，很难脱离总谱……”

罗热茜的目光又落到了贡斯当·西尔维斯特的尸体上。这是一宗巧妙实施的谋杀，远距离的，老谋深算的谋杀。要是杀人犯还在音乐家们中间，他该多得意啊。而要是他在听众当中，那就更难将他抓到。

远处几部警车的鸣笛声打破了这暂时的沉寂。治安警察涌入了大教堂；他们围着一个哭成泪人的瘦高个，他的肩膀宽大而且耸动着；从远处看，他的长尾礼服和白衬衣会让人觉得像一只迷了路的大企鹅。

罗热茜以为杀人犯刚刚被当场抓住。罗热茜感到一阵轻松，几乎是对这一如此之快的结局感到失望。她对着乐手们低声嘟哝道：

“好了，我想我的同事动作比我快！”

